

论短篇小说创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5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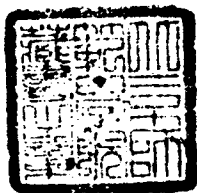
论短篇小说创作

《人民文学》编辑部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09246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709246

20063

论短篇小说创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16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5}{8}$

1979年1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711

定价 0.54 元

编辑说明

粉碎了“四人帮”，短篇小说逐渐活跃起来。它在反映当前的斗争生活，特别是反映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和抓纲治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内容方面，发挥了轻武器的战斗作用。练习写作短篇小说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一定会有大批人才涌现出来。我们编选这本《论短篇小说创作》，就是为广大青年作者在写作短篇小说时作参考的。

“四人帮”为了搞阴谋文艺，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建国十七年来已经明确了文艺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根本问题搞得混乱不堪，至今余毒犹存。我们编选这本册子，也是为了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方面给读者一些帮助。

本书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诸如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人物的典型化、艺术的构思、情节的提炼、写作的技巧、作者的学习改造等。其中不少好的见解是文章作者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在如何处理工作和写作的关系、坚持业余写作等方面，老作家们语重心长，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正确途径。

书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不尽相同的地方，例如什么是短篇小说的特点等。类似的问题，可以通过创作实践得到解决。

我们已经进入历史的新时期，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是人才辈出、文艺后起之秀崭露头角的时代。广大的、有志于以文学为武器的作者们！业余的短篇小说作者们！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大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深入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以奔放的政治热情，敏锐的生活洞察力，独创的艺术风格，在新的长征中，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增添新的光彩吧！

《人民文学》编辑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五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 迅 (1)

充分发挥短篇小说的战斗作用

.....《人民日报》评论员	(5)
老兵的希望.....	茅 盾 (9)
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马 烽 (14)
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及其它.....	李 准 (18)
创作,也要大干快上!.....	叶文玲 (23)
谈谈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王朝闻 (29)
关于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	周立波 (35)
短篇小说我见.....	沙 汀 (43)
题材是广阔的.....	陈骏涛 (50)
新一点,深一点.....	王愿坚 (54)

试谈短篇小说.....	茅 盾 (63)
杂谈短篇小说.....	茅 盾 (69)
鲁迅的小说.....	孙 犁 (73)

谈短篇小说	艾 芜 (82)
关于短篇小说	孙 犁 (89)
人物、语言及其他	老 舍 (95)
生活·人物·故事	艾 芜 (104)
漫谈构思	王汶石 (121)
关于情节	杜鹏程 (142)
漫谈短篇小说中的若干问题	魏金枝 (155)
小说创作随笔	唐 弢 (176)
也算经验	赵树理 (190)
在学习的道路上	王宗元 (193)
结结实实的英雄形象	王愿坚 (205)
练习写小说先从哪里开始	艾 芜 (216)
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	赵树理 (222)
谈短篇小说中的痞块	魏金枝 (235)
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赵树理 (244)
短篇小说创作中的几个问题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小说组 (258)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 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介绍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

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 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

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这一节，许多批评家之中，只有一个人看出来，但他称我为 Stylist。^①

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不过这样的写法，有一种困难，就是令人难以放下笔。一气写下去，这人物就逐渐活动起来，尽了他的任务。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来一打岔，放下许久之后再来写，性格也许就变了样，情景也会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来。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报章，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但这些处所，除了自己，大概没有人会觉到的，我们的批评大家成仿吾先生，还说这一篇做得最出色。

① 英语：体裁家。——编者注

我想，如果专用一个人做骨干，就可以没有这弊病的，但自己没有试验过。

忘记是谁说的了，总之是，要极省俭的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我以为这话是极对的，倘若画了全副的头发，即使细得逼真，也毫无意思。我常在学学这种方法，可惜学不好。

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活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

还有一层，是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常看外国的批评文章，因为他于我没有恩怨嫉恨，虽然所评的是别人的作品，却很有可以借镜之处。但自然，我也同时一定留心这批评家的派别。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无所作，也没有长进，编辑先生要我做一点这类的文章，怎么能呢。拉杂写来，不过如此而已。

三月五日灯下

（《南腔北调集》，见《鲁迅全集》第四卷）

充分发挥短篇小说的战斗作用

《人民日报》评论员

《人民文学》编辑部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开得好。

短篇小说是最能迅速反映现实斗争、鼓舞人民群众斗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样式之一。它具有短小精悍、简洁灵活、便于从一个侧面或者一个片断，以小见大的特点。如鲁迅所说：“只顷刻间，而仍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所以“在巍峨灿烂的巨大的纪念碑底的文学之旁，短篇小说也依然有着存在的充足的权利”。在我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革命的作家们曾经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迅速反映风雷激荡的革命斗争，充满时代精神，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至今仍深深印刻在读者的心中。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广大的专业和业余作者，虽然创作了一批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但是同当前抓纲治国的热气腾腾的形势和广大工农兵如饥似渴的需求，仍然远远不相适应。大时代当然需要大作品，然而目前，人民群众“开足马力快上，挽起袖子大干”的劲头是这样大，革命形势发展是

这样快，亿万读者对文艺的要求是这样迫切，所以更多需要的是迅速反映现实的短小形式的作品。因此，很有必要大力提倡短篇小说。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当前首要的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无比锐利的武器，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种种流毒。近几年来，“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大搞阴谋文艺。他们把建国以来的文艺战线诬蔑为“黑线专政”，公然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十七年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在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下，大肆鼓吹以“三突出”为中心的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他们也“提倡”过短篇小说，但他们要的是那些“写与走资派斗争”，那些为阴谋家、野心家、叛徒、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打砸抢者树碑立传的反党毒草。“四人帮”鼓吹的这些谬论和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束缚着不少作家、评论家、读者、甚至某些领导干部的思想。不砸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不彻底肃清流毒，解放思想，澄清是非，文学艺术创作的繁荣，文化艺术工作的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唯一正确方针，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领域里的生动体现。“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搞得百花凋零，人才埋没。只有坚决

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才能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标下，更好地调动起广大作者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使作品的题材、体裁、形式、风格多样化，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才会走向繁荣，人民群众才会高兴。

要创作更多更好的短篇小说，就要坚持深入生活。“四人帮”颠倒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宣扬什么“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创作方法，其结果，作品政治上往往是反动的，艺术上也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我们一定要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关系再颠倒过来。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只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在长期深入生活的过程中，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创作，才能创作出被群众所承认和喜爱的优秀作品。

毛主席生前曾经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还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毛主席的指示，是对“四人帮”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严厉谴责，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我们热切地希望专业和业余作家们立即行动起来，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愿，为贯彻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树雄心，立大志，鼓干劲，到广大的工农兵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努力创作出具有革命政治内容和尽可

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短篇小说，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增添更多绚丽的花朵！

《人民日报》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老兵的希望

茅 盾

我是个久不写作的老作家了，听说《人民文学》编辑部召集这么一个会的消息很兴奋。多年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才有可能开这样的会。这次座谈会，人数不多而方面甚广；作家而外，有诗人，评论家，都是文坛上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战士，卓有贡献，向来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和热爱。现在共聚一堂，畅谈心得，交流经验，必将对创作的繁荣发展，发生重大影响。我以文坛一退伍老兵的身份，躬与其盛，能向各位学习，不但兴奋，并且感到荣幸。

我知道有好多同志是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现在云开日出，我们怎能不衷心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粉碎了“四人帮”，相信今后一定会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前是江青的“一花”独放！她搞的那几个“样板戏”，是抄人家的，是偷来的，抢来的。后来搞的，分明是含沙射影，是为他们的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现在好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连文风都叫“四人帮”搞坏了。他们窃据文艺大权时期的文艺评论，千篇一律。上

海《朝霞》上发表的文章，看了前边就猜到后边了。解放初期，我们就反对过公式化、概念化，“四人帮”偏偏的就是公式化、概念化。他们搞的是反革命的公式化、概念化。

从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有刘少奇干扰，但文艺上的主流是好的。无论如何，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毛主席的《讲话》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纪元。在《讲话》的感召与鼓舞下，延安时期就出现了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刘白羽、康濯的短篇小说，还有秧歌剧、新歌剧《白毛女》等等。此后，新人新作品，陆续出现，风起云涌，蔚为壮观，是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例如《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王汶石、王愿坚、李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从延安时期到“四人帮”霸占文坛以前，所有的好作品，都是万人传诵，将记载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远保持其生命力。这个成就，“四人帮”是否定不了的。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且不说，就是中年作家、青年作家，也有十年的时间被浪费掉；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不是浪费掉，因为他们经受了锻炼，体验了多方面的生活。这就为他们今后大显身手打下了新的基础。相信今后可以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了。

希望评论方面真正做到“百家争鸣”。过去，“四人帮”的评论一出来，就是定论了，如有不同意见，就得挨整。文学评论只是“一言堂”。读者习以为常。这种习惯势力现在还是有，至少有些读者身上有。我曾经写了关于《李自成》